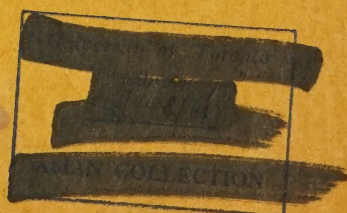





PL
2465
27W8
V.2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尚書因文 卷第二

長葛武士選學

夏書

禹貢

總提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

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賦第一等

雜出第二等田第五等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

兗州

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澼沮會同桑土既蠶是

第六

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

一禹字領局如金之聲因成功後着想局是順領神則逆追八州皆言疆界而蠶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九州皆先山
水土田而後
貢賦隨刊是
貢賦之源
諸州貢賦皆
以河為歸以
冀州三面距
河故敘法即
以河為線其
有不言河者
省文也
達于濟不言
河因充有浮
于濟潔達于
河

等、第○九等

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

東一北至一海一西南距岱

文浮于濟潔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畧濰淄

第三等、第四等

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等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

東一北至一海一北一岱一南

牧厥篚縻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

至淮

沂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

第一等、第五等

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

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

一北一南至一淮一東一南至一海

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

海

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

達于淮泗不
言河因徐有
浮于淮泗達
于河

草惟天厥木惟喬第七等雜出，第六等厥土惟塗泥第九等厥田惟下下第十等厥賦

下上上錯第七等厥貢惟金三品第八等璫琕條簞齒革羽毛惟

木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島夷卉服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厥篚織貝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厥包橘柚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錫貢沿于江海

達于淮泗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及衡陽北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第九等九江

孔殷第八等沱潛第八等既道雲土第八等夢作第八等又第八等厥土惟塗泥第九等厥田惟

下中第八等厥賦上下第八等厥貢羽毛齒革第八等惟金三品第八等棟榦第八等栝

柏第八等礪砥第八等砮丹第八等惟第八等箇第八等簠第八等栝第八等三邦第八等底貢第八等厥名第八等包匭第八等菁茅第八等

厥篚第八等玄纁第八等璣組第八等九江第八等納錫第八等大龜第八等浮于江第八等沱潛第八等漢逾

于洛第八等至于南河第八等荆河第八等惟第八等豫州第八等伊洛第八等瀍澗第八等既入于河第八等

滎波第八等既第八等豬第八等導第八等荷澤第八等被第八等孟豬第八等厥土惟壤第八等下土墳第八等壚第八等厥

尚書曰文卷二禹貢二約六家塾

、第四等、第二等雜出、第二等

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

東距華山之陽西據

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

黑水

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

第七等、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

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

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

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灋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

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

第一等、第六等

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毳毼析

上每州各言
境內山川不
相聯貫是一
經至此通說
九州山川使
首尾聯貫是
一緯且上就
水土既平之
後說是順敘
此則就經理
之始言是追
敘章法離奇
變化
導岍以下
隨山導弱水
以下是濬川

支渠搜西戎卽敘。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

但古語有顛倒詳畧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導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乃河濟二水所經

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

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

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

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

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

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

句書因文 卷二 禹貢 三 約六家塾

導山單重發源導水單重入海蓋為九州之水皆入海然後水土平治故敘法以海為線

上是大開至此大合

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此、南、條、之漢也。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渭、洛俱并入河。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

○入○河○則○入○海
○總○結○上○文○二○齊○奔○赴○

○此、北、條、之、淮、也

○此、北、條、之、濟、也

○此、南、條、之、江、也

前分州乃治水時定天下之區域後弼服乃治水後畫天下之疆里弱服非在成賦後但不便寫入九州內故于此處申出是又補敘法

一禹字收局如玉之振天下大勢甸服堂奧也侯

族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威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瀾○不○竭○
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分、甸、服、五、百、里、為、五、等、
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分、綏、服、
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朱子曰禹貢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可曉竊意當時治水畢總作此書故自冀州王都始耳禹

緩門戶也要
荒藩籬也此
可見聖人居
重馭輕環外
拱內之意

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禹貢治水不過此數語須細看今人謂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竊未敢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鑿龍門恐仍壅塞且下水未分殺必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先從低處下手下水盡殺則上水漸淺九川通而導河之功十得八九故予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河患惟充爲甚充是河曲處曲處兩岸無山皆平地故常潰決禹自決處導之孟子云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之海語最得宜聚書說禹治水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後人直以爲自上而下此大不然

李性學曰禹貢簡而盡山水田土貢賦草木金革物產敘得皆盡其後敘山脉一段地脉一段五服一段更有條而不紊

洪容齋曰禹貢敘治水以冀充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考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充徐接境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固在所先而地居北方于五行爲

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充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予得之魏幾道。

王伯厚曰。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歷。曰宜用禹貢。

宋景濂曰。禹貢顧命。序記之宗也。

薛文清曰。古人敘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爲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爲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祇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王守溪曰。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其高者遠者未遽論。卽如七月一篇。敘農桑稼圃。內則敘家人寢興烹飪。

之細。禹貢敘山川脈絡原委。如在目前。後世有此文字乎。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僎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書銘如詩學書與詩也。其他文多從孟子。遂爲後世文章家冠。孰謂六經無文法乎。

郝楚望曰。堯典皐陶謨禹貢三篇。文詞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脉。有段落。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仿其體。爲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敷榮。非不可觀。然一登太山。覺阜邱爲小矣。

自太極分爲兩儀。乾坤縱而六子橫。其或分或合。或經或緯。必宜層次寫者。雖古人不能一筆書如此篇。合天下山水貢賦。共爲一書。千頭萬緒。必欲一直寫去。不惟觀者意迷。卽作者亦無處下筆。故爲先分九州。以定其疆界。次導山水。以聯其脈絡。末補弼服。以全其規模。然後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要祇是一縱一橫。道理至起結用總洋洋千餘言。全納于禹字中。則兩儀之本。太極也。文章之法。豈非天造地設。力不大。則無以舉重。若輕。筆不簡。則無以縮丈爲尺。合天

下山水貢賦而萃爲一書。何其大也。然不過數
行了一州數句了一事。又何其簡也。扶風地理
志非不整贍可觀。但較此覺詞費矣。

甘誓

敘案

先呼後告此誓體

先敘明而後發議此書體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也古文先案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

後斷時文先

惟予二層用順入六卿二層用逆縱橫排泉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

於此

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

特書大戰固

文勢跌宕收法斬然

以著有扈不

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臣之罪而左

右御之不可

不恭亦俱攝

裏許

書大戰而不

言與何人戰

以開手即敘

有扈故此古

人省文法孟

胡五峯曰帝啟嗣位之初何為遽有有扈之變也太史公謂啟立有扈不服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啟獨繼父以是不服今觀甘誓聲罪之辭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矣吁傳子之事固不出於禹之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啟不能逃其責矣然天下之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之所常習者不能不起人疑叛之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舜禹嗣

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祖此

位寧有是乎夫子定書而存甘誓固見啟之奮發有爲且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董季亨曰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師軍旅之事宜啟所未聞也而一旦赫然以征有扈召六卿而誓與會羣后而誓者同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意恭行天罰用命不用命與奉將天罰爾尙一乃心力者同辭蓋宛然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訓以兵啟亦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爲王者之師歟郝楚望曰君子讀甘誓而知唐虞之風微商周之運至矣孔子刪書存此一篇一以誌夏之繼世一以表啟之克家事雖征伐而其旨渾厚數敵之罪不至溢惡其言簡當戒衆之令不費多辭此夏道所以爲忠敬不裝頭不立格據事直書提天命壓頂而以恭不恭爲上下轉關用筆如轆轤之相引是虞夏真文以後誓命未免多立間架矣此文章風會轉移處凡勢之直來者接以逆則不板恭行

天罰下之用反是也。氣之單行者。間以偶。則不弱。左不攻三項之用排是也。勢之緊急者。濟以開。宕則不促。汝不恭命下。又間以用命。賞于祖。二句是也。

五子之歌

敘案不敬慎

發端莊嚴

皆逸豫滅德
病民之事
從陶唐提開
亦切祖訓以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

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

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僉于洛之汭五子咸

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

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

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

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

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

尚書因茲卷二五子之歌

九約六家塾

禹受舜之禪也

典則承紀綱

此章不言祖

訓而祖訓自

在所謂難見

祖宗于廟中

也

合本位

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

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

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

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程子曰書為王者之軌範不獨著聖人之事以為

法亦存其失以示戒五子之歌是也

陳東齋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

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惟自怨自艾所

謂怨而不怒也太康失國因於不敬慎爾故五

子之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以

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

郝楚望曰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

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

三篇之綱領也

三篇之綱領也

三篇之綱領也

三篇之綱領也

三篇之綱領也

三篇之綱領也

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靳於中曰通韻謂首章末句從來皆不能協至有目爲無韻者不知上與敬協正漾敬之通韻通章協法則下馬予圖與周頌小毖樂府烏生八九子押例正同
太行之山蜿蜒連亘數百里而忽伏忽起今人改觀總由伏處不盡故起處陡然此篇抬高祖訓標出民字歸咎于不敬弗慎一章自爲一章五章共爲一章領其解者當于每章落處及每章起處得之

脩征

敘案

惟仲康肇位四海脩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

荒于厥邑脩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大○處○開○局○正○論○壓○頂○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

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

○重○入○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

○病根

實罪○切指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

○托○形○容○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

○積○入○義○和○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前○顧○後○盼○法○密○氣○逆○

寫羲和之罪先渾後詳

從聖訓指出
天戒見人人
恪守如高屋
建瓴

先清本身後
池衆士

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

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

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

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蔡氏曰：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

金仁山曰：羿距太康。不能返國。城於旬服東南。而居之。至是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爲司馬。兵權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

羿也。不返太康。是紆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胤侯爲羿黨也。若是。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襄四年。左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舉措。固已有大過人者。然迄不能移征羲和之師。而加之羿。或者勢未可歟。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爲能自振。而胤侯之爲王室倚重矣。

陳東齋曰。帝王之道。莫大於奉天。堯作歷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羲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家法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爲輕也。夫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羲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况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

者。過矣。

高。唱。而。入。將。天。戒。揭。明。則。義。和。之。罪。不。容。赦。在。已。之。伐。不。容。緩。衆。士。不。可。以。不。戒。自。層。層。皆。到。乃。每。層。之。中。仍。復。各。有。提。振。故。有。節。有。度。而。不。入。于。平。衍。○一。陰。一。陽。之。謂。道。宇。宙。間。雖。蕃。變。無。窮。要。不。過。爾。我。相。形。學。文。解。得。此。訣。則。義。理。曉。暢。章。法。斷。續。色。澤。濃。郁。看。此。篇。三。層。內。是。多。少。襯。法。○先。說。一。段。義。理。而。後。入。事。開。湯。誥。泰。誓。等。篇。間。架。

尚書因文 卷第三

長葛武士選學

商書

湯誓

夏桀暴虐湯往征之
師興之時誓于亳都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頓挫而起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

夏多罪○提○天○命○歷○頂○天命殛之○逆○接○作○縱○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擒○轉○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

畏○顧○母○上帝不敢不正○凜○然○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再○擒○夏王率

遏眾力率割夏邑○即○民○情○以○號○天○命○有眾率○再○擒○急弗協○再○擒○曰時日曷喪予

及汝皆亡○正○落○夏德若茲○接○軸○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

先清本身後
勉眾庶

兩曲是作誓
之根

顧○母○

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

反收

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呂東萊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金仁山曰。按讀湯誓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爲追書也。疑亳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爲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與師之時。是卽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開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既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卽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

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帥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已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侯我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人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迫於天命。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亳衆久安喜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他事且不可。况

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云爾。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此軍律也。而遽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者也。

郝楚望曰。讀湯誓而世道又一變矣。甘誓以君討臣。湯誓以臣伐君。顧其辭諄諄明已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有夏多罪。無表暴過甚之辭。其獎率三軍。無憤怨激烈之氣。辭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斃冠之思焉。如是而後諒聖人之舉。果非得已也。湯誓正而婉。甘誓壯而直。讀者不可不察。

易禪讓爲征誅。其事創見。未免隣于以臣而伐君。提出天字。壓頂便足。令罪者自伏其辜。令衆人共釋其疑。此聖人立腳致命處。其用筆亦嚴亦婉。卽以當日情事爲文之曲折。應天順人。與堯舜敬天勤民。直是一脉相承。而禪伐異局者。則聖人所遇之時不同也。湯武同一革命。而湯之詞意獨覺和平。此氣質涵養尤近純粹。處蘇子由謂商書之旨駿厲而嚴肅。夫豈其然。

仲虺之誥

敘案

堯舜禪讓尙有假托而爲篡竊者此湯所以恐也

革夏而云纘舊商而云纘

由舊所謂雖百世可知

爽厥師下拘接簡賢附勢

言桀天命已絕助桀爲虐

者尙圖湯不巳也筆端總

不使平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

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

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

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

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

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

佑賢十句空
論懋昭五句
實括予聞下
又放空虛虛
實實古人運
氣之法如是

○落○到○民○上○

歷數民之戴商卽民情以見

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

○天意

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

○文○勢○二○束○中○戒○

曰猷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

○勉

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

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

上○用○

實排○插○以○予○聞○氣○便○空○濶○

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

○收○束○疎○切○

崇天道永保天命

○仍○結○歸○大○命○

蔡氏曰案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

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

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

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呂東萊曰。此心之慙。此詰之釋。皆不可少。

勝夏而猶有慙德。此危微之界。乃成湯身分。最高處。仲虺賢臣。豈肯輕作門面語。以釋其慙。前段歷敘天命民戴。見確然可據。非假援天人者。得以爲口實。佑賢節下戒其自滿。勉以慎終。見永保天命全在此。慙之無或忘耳。天人交際處。獨探其微。故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湯誥

敘案

十六字後獨
能揭出性字
湯所以為執

允殖以上告
成功以下申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

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

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

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

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

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戮力以

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

僭貴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

尚書因攷 卷三 湯誥 五 約六家塾

戒勉

守典承休總
在盡其性以
盡人物之性

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

勉造邦

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字

自責重勉造邦意愈緊應前緩猷作結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王。

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咏歎送尾

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朱子曰。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羅整菴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而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及宋程張朱子者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為天命之性。孰為氣質之性。其說于是乎大備。起手就天人揭明君道。如高屋建瓴。則夏王滅

德作威。不可以不放。勝夏後。已與造邦。不可不
勉。以承天。自順流而下。至意度婉雅。詞氣雍容。
則金和而玉節之。

伊訓

敘案

成湯單夏故
寫其成德先
從有夏發端

修人紀求哲
天制官刑凡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

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

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

引入一法○二戒步驟○雍容

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

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

○落成湯

○提接

○數成德○

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

緊接造○攻說

○拍入嗣王○

○修

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

人○紀是法先○王下手處○

○仍從先王

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

一面○提起因布○昭節愛敬○意未詳按○又用申說○

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三層描寫如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波瀾愈瀾愈辟愈

鏗鏘鼓舞令人神往古今韻畧七陽古韻叶載宗有祖光切引史記敘傳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

輔、後、嗣、使、修、人、紀

微有位。恐。

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

其有或亂于。人紀。此段筆墨淋漓。古色斑斕。

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

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

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

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

拍合嗣王

總結用。

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

厥宗。

韻意味深長。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錙除肉刑開
通關梁廣恩
施博厥稱太
宗四句爲証
乃遺卻此節
亦是一疎

傳漢溪曰。守成之君。法祖是第一。義故伊尹之
告太甲也。亦惟明言烈祖之成德。而古今興亡。
天人禍福。皆以發明此意。
與幼君言。詎容單就本身。病痛束縛。馳驟刺刺。
不休。令之厭聽。詳陳先王一面。使彼忻然。歡然。
忘于不覺。拍到嗣王。不過數筆。卽止。賓面透。則
主位自中。邊皆到也。着神于虛。省力于實。千古
訓法第一。千古文法第一。

緊接前篇起
嶺斷雲連龍
鐘虎則

太甲或謂尹
任天下之重
已雖縱欲未
必危亡故以
相亦罔終之
語破其私而
奪其所恃
金仁山曰周
當作君古文
君寫為問與

太甲上

紋案

▷特書○伊尹、提先王○鄭重○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誕○天○之○

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

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伊○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肆○嗣○王○丕○承○基○緒○惟○伊○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

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

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

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

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

尚書因文卷三 太甲上 九 約六家塾

周字相似故

誤

孟子曰有伊

尹之志則可

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

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

嗣王

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

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應之不惠收局

後落先王法變

先寫

金仁山曰伊訓所言事事藥石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古者天子居憂則在諒陰太甲之為不善以其深居宮中貴為天子有所恃而驕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勿使之終身迷也煮蒿懷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疏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佚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其說窮矣只得以桐宮為訓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陳新安曰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

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

敘事分三截。卽以三截聯絡處成章法。三書伊尹。如太華三峯。斗蛟插天。

聚承允德水

太甲中

敘案

惟明后與不
明于德相應
太甲自謂不
明于德尹遂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
○不○敢○自○詡○匡○救○而○歸○功○于○天○立○言○有○體
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
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
○伊○尹○思○匡○救○以○圖○終○
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
○鞭○入○修○身○
○仍○提○先○王○作○榜○樣
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
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猷我后后來無罰王懋
○入○嗣

以修身協下
而爲明后者
許與期望之

王○詳○寫○圖○終○之○要○

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
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對○匡○救○意○收○局○

朱子曰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發得太甲如此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徐退山曰湯有餘慶故太甲爲之孫而有終始
皇有餘殃故扶蘇爲之子而無始
前後皆尹言中間有王拜手稽首節作跌宕淺
深處遂成章法

意皆前篇所
有卻是前篇
之所未盡故
為申誥

或虛或實或
奇或偶或反
或正參錯成
文運氣入妙

太甲下

承前篇

起勢橫空排果氣趕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

到終始愼厥與上

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

標明主句

開接提出先王作榜樣

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

拍合嗣王

問以比與是

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

接是起

實排

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

單二句

又實排

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

反折

正擒

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

兼君臣言責臣而戒君意愈整言

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

○應○圖○終○結○

功邦其永孚于休

朱子曰伊尹告太甲諸篇極緊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爲。人。主。言。初。無。貴。賤。之。別。

陳東齋曰伊訓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于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于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序蓋如此以終始慎厥與爲一篇之骨蓋恐敬仁誠有間辨言或亂舊政耳丹心苦衷筆筆札實是太甲三篇精神結聚處

咸有一德

敘案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

○注○字○起○議○冒○法○疎○切○

難謹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入、脉

說成湯先從有夏敘起有原委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

提、明、成、湯

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

說成湯連尹躬言承前篇

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折、若

德字二、讀二、醒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

亂舊政臣罔以龍利居成功來非自誇張

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勒、足

入、嗣、主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

詳一德之

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

以天起以民
收天視自我
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

何言曰三

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

扶一德之實

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明一德之驗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

咏嘆送尾筆力開拓

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

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

反收警策

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金仁山曰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先儒

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是

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即精一執中二語耳而功

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后

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

即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

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母乃與聖

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伊尹以元聖之

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王魯齋曰。成湯播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累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湯而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囊取物之易也。湯學于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疑不少矣。而不傳于後。至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大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人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况餘人乎。

告歸而猶陳戒。大人之事君。不同于後世者。如此。其文法。則詳明安和。如規矩之有方員。伊訓以下五篇。事不一時。而史臣敘事。則直是一筆書去。故一篇自爲一篇。合讀共爲一篇。要而言之。伊訓爲頭。太甲三篇爲腹。咸有一德爲尾而已。

盤庚上

敘案

西書盤庚三
醒民字古史
敘事筆力

告民一段非
不明劃但其
心尚有許多
欲言處然此
處卻不言以
小民動于浮
言故也故下
又特提舉民
由乃在位而
以告臣一段
間之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
○先○王遷耿開局○、轉、入、河、患、

正落當遷

○即承先王○作曲折本○色波瀾○

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

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敘案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

先

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

呼後語

仍從先王

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

妙轉不竭愈
轉愈興晴絲
獨嬾如引人
身遊武夷九

開局見舊臣從遷

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

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

攸箴言○跌宕生姿責臣而因以自責責臣意

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愈緊正轉從遷亦用喻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

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

動之、以、德承、有、秋、轉、進、一、層

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

肯從遷又用喻

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

承、罔、有、黍、稷、又、轉、進、一、層、惕、之、以、禍

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

○卽以○臣○之、伏○箴○爲○曲○折○本○色○波○瀾○

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

悔身何及相時愷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卽以○臣○之、伏○箴○爲○曲○折○本○色○波○瀾○

○卽以○臣○之、伏○箴○爲○曲○折○本○色○波○瀾○

○卽以○臣○之、伏○箴○爲○曲○折○本○色○波○瀾○

○卽以○臣○之、伏○箴○爲○曲○折○本○色○波○瀾○

○卽以○臣○之、伏○箴○爲○曲○折○本○色○波○瀾○

○跌○入○自○災○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

○申○自○災○亦○用○喻○

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收○足○自○災○又○復○蹴○起○波○瀾○

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

○脉○緩○受○

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

○在○近○脉○為○申○寫○非○予○有○咎○在○遠○脉○為○邇○挽○圖○任○

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

○舊○人○共○政○神○妙○無○方○

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

○歸○入○從○遷○亦○用○喻○

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

○又○又○惕○之○以○賞○罰○

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

○又○又○惕○之○以○賞○罰○

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

○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

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

告臣方訖
轉告民出沒
冥大神力

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
叮○噫○不盡○
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敘案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詒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其有衆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
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
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
亦緊貼○先王說
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
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
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以汝○合、當遷一○勒、又對準弗率○開

殷人尚鬼即其所易動者以懼之波瀾滾滾常情遂成異觀四項似是排列其中實和錯綜

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

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

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廖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

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

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

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

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

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

尚書因文卷三盤庚中 七 約六家塾

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
 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緩○乃○祖○乃○父○
 ○嚴○中○加○嚴○
 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
 遷○則○得○罪○高○后○與○其○祖○父○嚴○臣○正○嚴○之○民○
 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不○刑○于○
 朕○孫○迪○高后○不○乃○崇○降○弗○祥○鳴○呼○今○予○告○汝○不○易○
 正○歸○遷○上○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
 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究○我○乃○剿○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
 收○明○
 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敘案

盤承永建乃家起

百姓畿内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言其志在恭承民命初非故好震動而廢謀

言其志在用賢以安民而此外絕無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直起

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直

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日仍

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用○先○王○開○接○

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日本事令

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承○轉○先○以○天○祖○臨○之○

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次○寫○已○志○接○軸○

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照建大命○東○此下專○

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告○臣○易其共○怒○任賢爲○民○

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正○相○爾○之○實○

尚書因文卷三盤庚下 欽 約六家塾

苛求

求朕志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蘇東坡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然已圯于耿。不得不遷。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郝楚望曰。此書娓娓千餘言。未嘗明告以不可不遷之害。與必遷之利。但援天述祖。怵之以刑罰。懼之以鬼神。似牢籠其民。而強以所不欲者。亦可以觀世變矣。按契至湯十三世。八遷。仲丁至盤庚七世。六遷。往來移徙。無異負販之家。卽有河患。毫不亦在河南耶。以七世舊都。而遽欲委之以去。使盤庚誓然直行其意。事未有善濟者。惟能寬柔以教。故民亦竟從。易曰。重與以申。

命剛與乎。中。正。而。志。行。盤庚有焉。

孫月峯曰。文字最艱深。然讀數過。乃更覺意味
婉妙。愈玩趣愈出。後代人雖指心嘔肺。其艱深
卒不能出此上。卽艱深矣。然一解卽徹。亦不能
如此耐咀嚼。可見古人種種造極。尤爲方員之
至。

伏生今文。盤庚本屬一篇。自孔書分而爲三。于
是傳者以爲上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旣遷後言。
後學亦遂依口讀去。而不思其神理所以然。思
竊以爲今文味長。蓋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盤庚
遷殷。意在安民。故開手以告民爲主。但爾時民
爲臣所播。故必詳告其臣。而後乃詳告其民。而
後乃得奠厥居。此當日自然情事。亦文章自然
斷續。雖古史之中。亦有合讀共爲一篇。分讀自
爲一篇者。然要必分讀各自成體。此篇四提盤
庚。分四段讀。再合一篇讀。于神理尙自無傷。依
上中下三篇呆玩。中下篇法猶完密。上篇以告
民起。以告臣住。于古人結構天然之趣減矣。讀
者詳之。古史奇橫。凡事中所。有現成文字。畧
點綴數語。便連成一篇。如同已出。馬遷最得其

微。看此篇史臣敘事聯絡處。是何等手段。○章
內屢提先王。非但以大處相壓。緣民情安土重
遷。不肯離其祖宗邱墓之鄉。惑于浮言。必有屢
援先王。以相餽者。因病下砭。諭之以理。實是動
之以情。

說命上

引子 言、字、通、篇、之、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

線

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

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

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

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

記傳說之奇

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

敘事筆妙于簡

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比類語絕有委曲是後代詞賦家所祖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或虛或實或斷或續或反或正參錯成文

因不言幻出奇事爰出奇文平地忽湧高山

高宗託物以
喻其意傳說
亦託物以進
其辭畫象設
色相配法

命。○ 瘳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
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
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
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

命。○ 程子曰。夢說之事。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
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
感。如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
卒三者必合矣。○ 問高宗往求說耶。說來入夢
耶。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
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
何子元曰。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墨翟書
云。傳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賈誼賦云。傳說
胥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為胥靡。築於
傅巖。孔安國書傳。說代胥靡以供食。孔之所謂

代、緣墨之所謂傭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莊周書、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非輕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信。况書只云、築、胥、靡、非經之所載也。竊意伊耕傳、築之云、不過明其方賤。苦力民間。而成湯高宗能得之於畎畝巖穴耳。

格分兩截。前敘得說之故。後詳命說之實。中間以求說作上下樞紐。乃前以羣臣咸諫。與王庸作書爲一偶。後以高宗命說。說復于王爲一偶。又是天。然。造。對。

說命中

、敘案緊承上篇

敬天勤民是堯舜禹湯歷代相傳之統

修已為奉君之本下用人處事皆所以憲天即皆所以亂民處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

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

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

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耻過作

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

尚書因文卷三說命中三約六家塾

何言曰
舉其重

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
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陳新安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從諫。至
此。乃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孫月峯曰。此篇多惟字。句法有二十二惟字。
于千古治道治法。能窺其源。能晰其微。短兵相
接。筆筆札實。是說命三篇中。致身立命處。

說命下

類譬與前同
而意更深妙
句法亦小變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
湖廢學之由
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王望說以訓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
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
說規王以學
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正轉勤以勵已所修如泉源而來
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妙吉
于厥躬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
而然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

引伊尹雖仍望說以訓而欲以成湯自期則學亦不少怨矣故說祇以一句對

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
○述、先、正、之、言、
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
、孟、子、之、字、相、表、裏、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
○語、意、清、從、耳、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又惟賢
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
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馬翔仲曰前篇訪以政事故說以政事對此篇訪以學故說以學對

王方麓曰按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出于當時而命有書自說命始其事既非常其言則大訓微言在焉夫子錄之實與三謨伊訓相表裏非他篇比也
精妙已盡中篇此祇于用功處從後鞭之以合三篇爲結構故也○通篇共十三惟字

高宗彤日

敘案

文法已寓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

○操○源○前○來○將○天○民○之○理○扶○透○所○謂○先○

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承

○格○王○也○

非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

○本○位○只○一○點○所○謂○

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肩

正厥德也

典祀無豐于昵

金仁山曰按序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是

謂二書祖已為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已述高

宗之事為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傅

說而無曰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誥其君多繫

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

者如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

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

與論語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意相參

號稱者。而此曰高宗彤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於繹也。夏曰復牂。商曰彤。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蓋繹祭之餘也。繹之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自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雒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受孔安國。則又爲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陳正甫曰。爲雒雉訓王。而書不及雒。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未始指王。而言辭不迫。而意獨至矣。

郝楚望曰。此書不滿六十言。而情深蘊藉。據事切理。不詭不浮。法戒自明。若使後世遇此。求直言極諫。建白不知幾萬言。豈知彤日本多于洪範耶。洪範詳于數。彤日約于理。詳于數者。有時疎約于理者。無時逸。劉向京房輩。徒知尊洪範爲本義。益滋穿鑿。烏足以知此。

高唱。而。入。祇。向。所。以。然。處。立。論。本。事。落。明。自。足。
開。後。人。力。爭。上。流。法。門。

西伯戡黎

敘案

開口直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

說○情○急○勢○迫○

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乃○罪○多○參○在○上○、就○天○意○詳○寫○見○罪○之○多○

短幅中縱橫

排纂

王淫戲用自絕故因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

即○民○情○以○驗○天○意○益○形○罪○之○多○

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

責○命○于○天○

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

反○與○奔○相○應○成○一○章○

收○束○嚴○密○

勢○然○

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

神○傷○

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蘇東坡曰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

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

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

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

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于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郝楚望曰。此西伯乃文王也。或疑夫子稱文王至德服事殷。奈何有征伐之事。殆武王繼文王爲西伯。將伐紂。先戡黎耶。其說近似。然文王嘗伐密與崇。何獨于戡黎諱之。蓋周雖諸侯。自古公康岐已有興王之勢。至于文王。祖孫父子積德百年。三分有二。處此極重之勢。欲免于紂之疑。與敵國之忌。不可得也。紂疑不敢不事之。敵國忌欲晏然坐而納侮。豈理也哉。而世謂文王本紂命爲西伯。得專征伐。又非也。紂雖貪淫。實猜狠之主。何至得美人寶玉洛西地。才釋累十世之大敵。且假之以征伐大權耶。蓋周之興于西土久矣。長于諸侯。自季歷已然。何疑于文王。世儒爲西伯周族。使小白重耳挾天子取彤弓。猾亂天下。胥以文王爲口實。所謂掩日月之食而揚鬼火之光也。而世又有以此疑文王至德。

請得而論之。夫人情所當然而能然則爲德。人情所不能而獨能則爲至德。彼一成一旅。尙思快意。文王有天下大半。遭紂囚繫。爲能小心。不能哉。更欲其不稱西伯。不伐一國。而後爲至德。則爲文王者。必蚬而後可也。祖伊忠告。無愧微子。紂皆不能用。嗚呼。此其所以爲紂。歟。書載。黎誌商所以亡也。

按朱子全書或問舊說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龍以爲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二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蔡傳內注依舊說爲文王。圈外又注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是蓋因朱子之所謂無證據者。欲本史記爲證據也。愚謂西伯之可證爲武王者。初不僅此。周公于文王武功伐密。伐崇。無不見之于詩。歌。載。黎。果。屬。文。王。周。公。應。不。以。爲。嫌。于。震主而諱之。且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祇云三分。有二。未聞殷命既絕也。若祖伊所

云。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
爾邦。直是大命既絕矣。戡黎果屬文王時事。豈
止三分有二乎。况戡黎之後。繫以微子。卽繼以
太誓。指爲武王。似情事尤順。

微子

曰殷曰我便見情之不容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邦或亂正四方我祖底

禍海

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詳寫喪亂之形民敗厥德于下殷罔

詳寫喪亂之形

不小大好草竊姦兇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

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

更端以問救亂之

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

策

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隳若之

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

答發狂耄遜之語

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

充之語

竊神祇之儀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

答小民相

換一天字便見數之不能逃逐一答去見總是天意以逼起結處

爲敵讎之語

又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

喪顛隳之語

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

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

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去○就○之○義○

蔡氏曰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
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
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
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
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卽此也
金仁山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
以亡周之所以興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初
不及于咎周微箕諸公在于嘆紂之必亡而未
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比干與武王周公
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
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不可以不伐審矣
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有一毫私意利欲

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
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孔氏遂有知紂必
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其君親。而求爲後
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
面縛銜璧。衰經輿觀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
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未遜。則面縛銜璧。
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
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
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
已代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
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
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子
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焉。武
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
兵其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
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輿櫬。造
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
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殷祀。亦不絕紂
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
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

子遯野未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爾。前日奔周之說。母乃躁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耳。囚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春論爲鬼薪是也。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與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辨。

共是三人晤對。祇有二人相語。然卻顯然旁有一人。真乃畫工之所不到。卽以一問一答成章法。開後人扇對法門。

